



编辑:周逸平
组版:徐冬梅

幸福者退让

◆王天波

上午从外面回来,小区跟前的道路两边停满了卖菜的板车。距离我所住的居民楼不远处就是菜场,可是进城卖菜的农人都聚集在这条路旁边,这样既能够省下摊位的租金,又可以让进出菜场的顾客顺路挑选。他们的农副产品往往不到中午就卖光了,可是给我们这些住户带来了开车的不便,因为中间仅有勉强可以通行的“一线天”。

我的汽车缓慢向前,还鸣着喇叭提醒卖菜的农人,这时一辆迎面而来的电动三轮车挡住了我的去路。骑车的是一个前来买菜的中年大叔,我停车并示意他让到一旁的空档,因为他让行只需三秒,而我倒车要好几分钟。

哪知半天过去了,大叔不但纹丝不动,而且不停地嚷

嚷。我打开车窗,听见了他不耐烦的吼声:“你不会让我先走?”我环顾左右,发现倒车确实不易,稍有不慎就会蹭车或是撞翻卖菜的板车。

见我在迟疑,大叔的脸盘子涨得像猪肝,吐沫星子乱飞:“大不了都别走,看谁耗得过谁!”

情绪原本稳定的我火苗一下子升腾起来:“见鬼了,我家就在附近的楼上,还怕耗不过你?”于是我关紧车窗安坐车中。

僵持阶段,两旁卖菜的农人纷纷放下手中的买卖看热闹,但是谁也没有说话,可能他们觉得城里人的争执还是不要搅入为好。

这时小区里的一个中年保安恰好巡视到这个地段,并且立马明白了一切。他微笑

着敲开我的车窗说道:“犯不着和一个蛮不讲理的人计较,我来协助你倒车,让他!”我的情绪一下子平复了,为了这个保安的热心和境界,也为了我应有的修为。

颇费了一些周折,我的汽车终于倒出了拥堵的小道。那个大叔从我让出的路上得意扬扬地驶过,临了还恶狠狠地瞟了我一眼。

在楼下停车时,刚才的事还在脑海里回放。我想,如果真的顶起牛来,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和后果:冻得瑟瑟发抖大叔在北风中大骂不已?农人的卖菜生意被耽误?行人被迫绕行……即便胜利了,我的修为也已下滑到了市井泼妇的水准。想到这里我不禁汗颜,心中也不禁涌起对中年保安的感激与敬意——他

既一气呵成又不显山露水,虽是只言片语却评判了是非,舒缓了我的情绪,还递给我一个走下台阶的梯子,迅速解开了我和对方的死结。

后来我原原本本地给老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,她不但大笑不已,而且给我讲了曾经看过的一个阐发幸福者退让原则的短视频。

视频说得十分在理。随着日趋严峻的经济形势,社会戾气不断增加,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不容易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所承担的压力是你无法想象的,他们的委屈与压力距离爆发仅差一根稻草的重量,因此我们在矛盾与纠纷面前,无论理亏理赢都要遵

循幸福者退让原则,因为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”,矛盾激化了势必两败俱伤,最大的赢家自然是家庭幸福的人。

老婆接着说道:“说不定大叔离家之前跟老婆吵了架,一肚子的怨气正无处发泄;说不定大叔脆弱的心脏承受不住他追求的胜利,半途上就颓然倒地;说不定大叔会唤来刚刚刑满释放的儿子救场,于是先前的对峙立即升级为拳脚相加乃至头破血流……”我无言以对,不过对幸福者退让原则的理解,我一定比她更深刻。

之所以记述今天的事情和老婆所讲述的幸福者退让原则,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对许多人都是有益的。

故乡,沉默的母亲

◆沙进

风用力拽住时间的发
时间每时每刻都在奔跑
风在无奈地呼号

唯有母亲像水一样沉默

老通扬运河的河水静悄悄

地流向远方
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
唯有一座座桥四通八达凝
望着故乡

故乡,水做的故乡
沉默的母亲一样

致并不完美的明天

◆沈曹杨

破晓将至,旭日携手并不完美的明天同归;而明天,我们仍会经受什么?见过吗?想过吗?若不曾见过太阳,若不曾想过明天……

邀我来看日出的是一年没有音讯的她。女孩翩翩,如夏日流萤,缓步走入我的视线,双眸明净,笑容柔软。她的身影在心魂中绽成一朵鲜艳的山茶花:“好久不见,你找到我了。”

向天台伸去的台阶,一阶又一阶。她双腿发颤,踱过最后一阶,到底还是支撑不住,瘫倒并跪在地上。我去扶,她依旧笑:“谢谢!趁还有机会,我想感受。”

傻丫头,感受什么呢?

天台,城市离星穹最近的地方。抬头仰望蔚蓝而深邃的星空,无数光芒自光年之外跨越寰宇,洒落宁静。东方,光线穿过天边丝绸般的淡紫云霞,如野外无人侵扰的溪水,又如金丝点缀其间的锦绣。天光在地平线上方抹出一片浅浅的粉,娇嫩,美好,似乎充盈着无限希望。她走到栏杆跟前,面向刚刚露出一线晨光,身影轻柔似曾经,又添上了飞萤扑

火的坚定。我无言,心中多了一丝彷徨。

面对旭日“沉睡?害怕它醒来吗?在梦中,不堪回首的过去像泡沫一样散去,不愿面对的明天永远也不会到来……”她转身,双瞳中是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感:“明天何谈完美?但我并不害怕。我想,现在是时候了,向你展示我的全部。”她依旧笑着,我感到丝丝落寞。

“一年前,我被正式确诊为肌萎缩侧索硬化。”

平静的话语在我心中触起一阵悸痛。

渐冻症……绝症。患者的肌肉以不可察觉的速度在萎缩,直至全身瘫痪和呼吸障碍,最后还要面对……

死亡,一个恐怖的字眼,犹如生命尚未完成的诗篇被粗暴地画上句号,冰冷,生硬,无能为力……一股酸涩涌上我的心头。

“确诊之后,我曾一度迷恋梦境。那里虚幻,完美,没有痛苦。我渴望在那里结束一切,直到……”她牵起我的手,那双手略显无力却又那么温暖,给了我直视那双明眸的勇气。“我梦见一片焦土,一株破土而生

的新蕊。它迎着朝阳绽放,对我呢喃低语。我睁开眼,是太阳,初升的太阳。太阳给了我勇气,也让我知道,明天或许并不完美,但仍有希望。”

“我可以把医生的话抛在脑后,用自己的身体去听,去看,去触碰,去思考,去领会……尽管并不完美,但这感受无比珍贵。也正因如此,我才能向你介绍这个乐园。我们之间的联系早已超越了友谊,如果我哪天离去……毕竟这个漫长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”

看着女孩逐渐潮红的笑脸与湿润的眼角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我拥住她,我害怕,害怕明天带来的失去;我渴望,渴望她心脏的跳动。“不要哭了,我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。无论如何,我会奔向明天。那时我们依旧能做出许多选择,选择的瞬间就会明白心中的答案。如果你心中也有了某个答案,请不要给自己留遗憾……”

是啊,明天并不完美,可是怎愿错过希望,留下遗憾?

我爱这个女孩,也爱无数向着明天而活的人……尽管明天并不完美,但我们终将从梦中醒来,活在阳光下。

每个早晨太阳都挥洒着醉人的朝晖。我似乎看到两个紧紧相拥的身影,沐浴着朝晖面对并不完美的明天……
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棒槌声声

◆刘谦

天下山水在中国,中国山水数皖南。我乘大巴从溱潼出发,傍晚经过宁国县城,晚上8点多钟赶到泾县。

我对泾县的惦记始于读《赠汪伦》,自小想象着桃花潭的美丽。当兵期间,来自泾县的战友常描述他们家乡的山水,我就更“馋”了。

次日早早醒来,站到窗前一看,青山连绵,白云有的罩在山上,有的系在山腰。我急急地向楼下走去。道路与碧水并行,宛如两条墨绿色的长龙向远方游去。一个漂亮的小区展现在对岸,人影不时蠕动。

“啪啪!”一阵声响传来。“啪啪!”又是接连的声响从码头传来,那是棒槌声,那是埋藏在我心中许多年的棒槌声,这亲切的声音已经五六十年没有听到了!

我的家乡溱潼小镇地处古老的泰州至东台的官河边,原本是个椭圆形的小岛,四周被水包围着,岛上有一条东西向的夹河穿过,南北各有一汪水潭。镇上仅有西部的一座桥与外面沟通,此外全靠渡船连接。像这样的交通码头有四五处,用砖头沿河砌几级台阶,顶上的一两层是条石铺就的,为的是

牢靠耐用,经得住没日没夜的棒槌击打。

每天小镇一醒来,河边和潭旁就忙碌起来。洗菜的淘米的络绎不绝,更多的是棒槌击打条石上的衣服传出来的“啪啪”声。清脆的“啪啪”声盖住了妇女的交谈,盖住了码头上人们的说笑,并且沿着河、围着潭接力传递,延绵久久,这是当时的劳动妇女奏出的“交响乐”。

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因为太忙,妈妈早上没来得及要我们姐弟六人的换洗衣服,中午她就抓紧时间去洗,我粘着她,要跟她去。我抖抖地扛着半人高、手柄磨得发亮的棒槌,跟着妈妈来到水边。她在石板上放好脏衣服,我抢着举起棒槌拍打,“啪啪”,只打了小小的两下就脚下一滑,“扑通”一声掉入河中。妈妈眼尖手快,一把将我拉上来。浑身湿漉漉的我站在石板上用手一抹脸上的水,还傻傻地笑呢!

日转星移,时过境迁。古镇的环境变了,铺就石板的码头不见了,那阵阵的棒槌声成了小镇的绝唱。

棒槌声啪啪,啪啪棒槌声。这清脆的棒槌声响在远远的皖南山区,这美美的棒槌声,声声藏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

城西实验学校(钢笔画)

王鹏